

六、結語

佛教乃世界性三大宗教之一。教徒早已遍滿亞洲各國。近二十年來還傳播于歐、美、澳洲等地，正在該區各國茁芽，發育，成長。以整個世界來講，佛教正在全世界各角落，發芽，茁壯，肯定必能達到開花，結果，與中國唐宋時代相比美；在馬來西亞區域來看：只要出家眾力求上進，肩負主持佛教職責，努力弘揚佛法，淨化社會人心，引導人民精神道德健康生活，達致萬民和樂，世界升平為目標；而在家眾正信皈向三寶，護持佛教，不為個己名譽著想，合力推動法輪，共謀世間福利，四眾和睦無間，各負應當責任。果能如是，則本邦的佛教，必在百尺竿頭，向前逐步跨進，其成功是可預期的。

編按：本文乃摘錄文章，原作者所依據資料如有失誤。編者不便作任何修正。

圖片：寶譽堂蘭若資料庫



圖片：1959年馬來亞首相東姑阿都拉曼出席於極樂寺馬來亞佛教總會成立大典

蕩執成智 · 真空妙有

— 五十年來的檳城佛教 —

本文摘錄自竺摩法師【篆香畫室文集】佛教教育與文化 P237-271

要知道檳城佛教的來歷，首先要觀察一下馬來亞的佛教歷史。佛教最先傳到這一角落，遠在印度阿輸迦王（Asoka），中國舊譯阿育王，公元前二六四至二二六在位）召開第三次佛教的結經大會後，奉派近臣輸納及宇達拉等至南印度對海的錫蘭島傳教。後來由錫蘭島而流傳到南洋爪哇群島一帶。這一系的佛教在中國佛教史書上多稱之為「小乘佛教」（注重自修），與公元一世紀由北印度傳至中國另一系的「大乘佛教」（注重利人）相峙。當第一世紀時，印度人已大批移民馬來半島，其推動力原在通商，印度教和佛教卻因之與馬來人發生關係。第四世紀，印度人曾在吉打建立廟宇，用梵文銘刻佛經。此為早期傳來的佛教，其影響遍及吉打與威省，近世在吉打及威省掘出第四世紀以後的梵文小乘及大乘佛經碑文，即其證明。六七世紀之間，蘇門答臘的東海岸，興起了一個馬來王國，史稱室利佛逝，首都即今日的巨港。這是一個大乘佛教的帝國，國王及人民均信奉大乘佛教。十世紀時，爪哇又興起了一個強國，史稱滿者伯夷，與室利佛逝作戰勝利，遂使室利佛逝漸趨衰敗。十三世紀時，馬來半島幾乎全歸泰國統治，小乘佛教甚為蓬勃。十三世紀以後，回教抬頭，佛教泰極否來，逐漸衰敗。及至蘇門答臘的亞齊蘇丹伊士堪達莫達改奉回教，講慈悲的佛教，只有拱手讓賢。所以從十七世紀以後，馬來亞早期從印度傳來的佛教幾乎成為真空狀態。

現在的檳城佛教，是由中國閩省工商人士帶過來的。約在十七世紀末至十九世紀，華人陸續由中國移民馬來亞，其中信佛的人士，就把阿彌陀佛和觀音菩薩聖像連同他們的信仰一齊移過來。雖然，若上溯中國法師到馬來群島傳教，那也是很早的事了。遠在公元四一三年，東晉高僧法顯赴印求法，返國途經爪哇，居留達六個月之久，遍遊南洋群島，傳播佛教。唐如意元年，又有義淨三藏，嘗與義朗、義玄、智崇、功德鎧、親依、常愍、彼岸、義輝、慧月、法朗、金剛智等五十餘人，赴印求經，歸途亦曾經馬六甲等處作短期的弘法。可見那時馬來亞亦有大乘佛教的流行，大約到宋元二朝才衰落。及至明朝末年，一般義士南來，曾在馬六甲建立一間佛寺，叫做青雲亭，殆為後期佛教在馬來半島的第一間寺院。檳城的佛教，即是從這些信佛的人士，慢慢移植來的。

檳城佛教寺院的建築

如所週知，檳城這五十年來所建築的寺院，最大的要算亞依淡的極樂寺了。但極樂寺還未建築之前，公元一八〇〇年，椰腳已建築了一個廣福宮；不過這是華僑們起來招標的商業性的香火廟，還不能算是真正代表佛教的寺廟。真正代表佛教寺廟的，自然要以極樂寺為始。極樂寺興建於公元一八九一年（光緒辛卯），到今年已有七十年歷史，由動工到完成，經過十五年，以一九〇六年完成計算，到現在也有五十五年。極樂寺規模宏大，殿宇莊嚴，今已馳名東南亞各地，不但是檳城的首刹，也是星馬寺院建築的冠軍。最初募建這寺的人，是閩籍歸化的妙蓮和尚。他卅三歲落髮於福州鼓山湧泉寺，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七）南來，次年到檳城。當時檳城僑紳邱天德，胡泰興等雅重蓮公品德，辭退廣福宮舊僧，請他為新住持。宮裡的香燭由他售賣，每年責以繳款二千餘金，叫做「香燭碼」。且限住僧十二人，分兩班，供華僑兩家應赴佛事之需。然蓮公南來，志在宏法，雜居鬧市為應赴僧，不便棲禪，於是商得閩僑楊秀苗的同意，在亞依淡山坡買了他的別業，計地面積共九英畝，來做建寺修禪之所；並邀同得如本忠二師南來，助理籌募經費和監督建寺的工程。最初建成觀音大士殿，為別於市內之廣福宮亦名觀音亭，就起名「新觀音」。後來覺得每登鶴山，俗塵皆滌，心意快然，就易名極樂寺。又因其山狀似白鶴展翅，意欲凌霄，即名之為鶴山。據寺志說，最初建成的殿宇，規模不廣，很是簡陋，只有橫排三楹，中供觀音，兩旁則塑十八羅漢，不甚莊嚴；後來妙蓮得如本忠諸師遠至泰緬印尼等地廣為募化，又以道風遠播，信者漸多，且得本地檀越張弼士捐款三萬五千元，張煜南捐一萬元，張鴻南謝榮光各捐五千元，其他捐五六千者二人；五千以下一千以上者共計六十五人。既得巨資，就逐漸擴建正殿、天王殿、法堂、藏經閣、鐘鼓樓、客堂、禪堂等共費十七萬九千六百餘金，才把全寺工程完成，使它在鶴山之腰，屋宇繁殖如一小村落。後來在後山和左旁還添建兩座塔：一座是緬甸式的圓背尖頂的普同塔，一座是中國式的七層尖頂的萬佛寶塔。這萬佛寶塔，是第二次大戰前後才建的。每當斜陽晚霞之際，兩塔和全寺梵宮琳宇互相輝映，金光萬縷，絢彩千層，構成一幅天然絕好的圖畫，使騷人墨客登臨，更覺心曠神怡，動了無限底詩興！

在極樂寺竣工不久，一九二二年，該寺第二任方丈本忠和尚，又在車水路建一觀音寺，供養極樂淨土的候補人物觀音大士。本忠和尚並將其所組織的念佛蓮社，遷於此寺，作為弘揚淨土宗的道場。從此以後三四十年間，有很多的大小寺庵，相繼興起。據馬來亞佛教會去年的初步調查，約有五六十所；現在已向馬來亞佛教會登記為團體會友的，共有四十八所；威省有十一所，尚不計其內。在這些寺庵中，比較早而著名的，有霹靂路三角田的洪福寺，建於一九一四年，比觀音寺還早八年，是僑領林耀椿居士的先母建來供暹僧安居辦道的，一九四〇年轉請華僧慈航法師住持。慈公一九四六年去台灣，即交付監院本道和尚代理。其次

是亞依淡的慈航閣，建於一九三五年，前年改為香嚴寺；妙香林，建於一九四〇年。安順律的華嚴寺，建於一九四五年。丹戎道光的香山寺，建於一九五〇年。全檳共有出家僧伽五十六人。上舉各寺之住持，多為出家的僧伽。

至於在家學佛居士的團體，也有不少，其規模較大的，要算一九二五年在安順律建築的檳城佛學社，和一九三九年在灣島頭設立的菩提學院。前者是居士林文進、鍾伯叢、楊章安、林忠億等董其事。據說該社鉅大的建築費，最初是用佛教名義，向政府請准售賣福利彩票獲得鉅款數十萬金而建築的，殿宇寬敞，裝塑精雅，富麗堂皇，兼而有之，完全是一座新型的教堂式的建築物，那舊式建築的極樂寺與之比較，也覺瞠乎其後了。後者是一九三二年由廈門來檳的比丘尼芳蓮師，在一九三五年買下灣島舊式園屋數間，領眾居住，設經修道。因屋宇太窄，不能辦學，後來由其門徒和她發起改建，成為全檳唯一的佛教女眾修學佛法的教育道場。

中國式的寺院，其重心是在正殿，中央供養教主釋迦牟尼佛，左右供養藥師佛和阿彌陀佛，即俗稱「三寶佛」。亦有左右供養觀音大士和地藏大士。茲將檳城各大小寺院列表如次：



圖片：1930-40s安順律檳城佛學社(檳城佛學院)

檳城各大小寺院庵堂一覽表：

妙覺寺	廣福宮	觀音堂	寶月宮	蓮花庵	佛學會	觀音閣	法華岩	普和堂	受天宮	功德林	玉佛堂	福德祠	海伯廟	寶譽堂	同善堂
釋宗良	張美容	亞妹	劉根清	鍾鍛林	全橫編素	胡性清	釋藏心	許如明	釋如明	游寶原	李古妹	李古妹	劉亞珍	黃寶真	
一	三	不詳	三	三	不詳	八	三	四	二	一	五	二	二	八	一〇
一九五二	不詳	不詳	一九四三	不詳	一九四五	一九四五	不詳	不詳	不詳	一九五一	不詳	不詳	一九四五	不詳	不詳
浮羅山脚	浮羅	浮羅	日落洞	亞依淡	車水路	亞依淡律	升旗山脚	亞依淡	霹靂律	四坎店	油較路	丹絨道光	丹絨道光	車水路	亞依淡

妙法林	華嚴寺	圓覺寺	香山寺	祥雲庵	白衣堂	妙香林	菩提學院	佛學院	香嚴寺	洪福寺	觀音寺	極樂寺	廣福宮
陳清玉	釋揚宗	鄭又宏	釋明德	李芸英	鄧菊英	釋宏船	吳寬定	楊章安	釋龍輝	釋本道	釋真果	釋志崑	釋如賢
六	九	一二	六	五	九	五	九五	不詳	八	一一	一〇	二一	二〇
不詳	一九四五	不詳	一九五〇	不詳	不詳	一九四二	一九三八	一九二五	一九三五	一九一四	一九二二	一八九一	一八〇〇
新開仔角	安順律	安樂村	丹絨道光	亞依淡	日落洞	升旗山脚	灣島頭	安順路	亞依淡	霹靂路	車水路	亞依淡	椰脚街

三慧講堂	菩提精舍	竹園精舍	馬來亞佛教會	建成堂	般若院	檳榔嶼佛學會
釋竺摩	菩提	釋竺摩	全馬寺僧佛教徒	林法清	佛學社	劉明哲
三	二	三	不詳	三	二	六
一九六五	一九四五	一九五七	一九五九	一九四二	不詳	不詳
邦咯路	都路巴哈	梅農律	設極樂寺	愛民律	木菴山	車水路

妙德堂	報恩精舍	天德堂	慈山寺	龍恩亭	天公壇	青龍宮	寶嶼仙岩	彌陀寺	樂山林	修真堂	裕慶佛堂	天靈堂	普興岩	福興宮	光裕祠
曾亞妙	釋如豐	徐亞娣	僧宗乘	黃光長	釋道魁	釋揚宗	釋金山	釋賢理	鄭清音	鍾碧絲	馮玉卿	吳亞英	釋常鏡	陳如賢	林法清
二	二	五	二	四	三	四	二	二	三	五	四	三	二	四	二
不詳	一九五六	不詳	一九三五	不詳	不詳	不詳	一九五一	不詳	一九四五	不詳	不詳	一九三九	不詳	不詳	一九二六
亞依淡	升旗山脚	亞依淡律	浮羅	升旗山脚	升旗山	日落洞	亞依淡	升旗山脚	亞依淡	亞依淡	亞依淡	亞依淡	七條路	望加蘭	檳城湖塞

編按：以上檳城各大小寺院庵堂一覽表乃竺摩法師以當年撰寫此文時的資料為據。

檳城佛教的弘法人物

構成佛教的要素，是佛、法、僧三寶。佛教二千五百年前產生在印度，從它的演變與流傳史上觀察，也可分成正法、像法、末法三個時期。正法是指佛在世的時期，佛教以佛為主，法和僧為從；像法時期，佛已滅度，以法為主，以僧為從；末法時期，則法已衰微，賴僧主持弘傳的工作。僧既是主要弘傳佛法的人物，所以是佛法的生命所繫，對於佛法的存亡，負有重大的責任。檳榔嶼之所以有佛法，而且今日還很弘盛，成為全馬佛教的重心，溯其來源，雖然在二百年前由閩省信佛的人士南移，把佛法的信仰帶過來，但真正有佛法的弘傳，則要以一八八八年妙蓮和尚南來創建極樂寺為始。一八〇〇年所建的廣福宮，雖也有僧人駐在宮內做廟祝，那只是應赴經懺佛事而已；到了蓮公創辦極樂寺，才有集眾講經論道的法會出現。次於蓮公南來而佐其成立佛教事業的得如，本忠二和尚，對於佛法的修養，亦素有工夫。得如江西人，弱冠離俗，曾參訪名山知識，求明「腳跟下事」。後遇蓮公，問答佛法，心頗相契。寺志有「蓋師於洞上宗旨頗有心得，而轉位就功之說，正合蓮公意」；可見得如實為妙蓮的授法之徒，應該可為極樂寺的第二任住持，惜其不壽，在光緒廿八年（一九〇二）只有四十八歲就去世了。

極樂寺第二代住持是本忠禪師。照寺志中研究，他在檳城做過兩件弘法的事：一是在滿清末年，海內外的革命狂潮，聲勢洶洶，佛教板蕩，國內除湖南寶慶而外，連閩境的怡山鼓山兩大叢林，亦幾乎不保。本忠和尚乃與南來做短期宣化的虛雲長老，相偕去滬，約同八指頭陀寄禪和尚數人，入京向光緒皇帝請願，獲得成功。諸公留京創辦佛教總會，他就回閩組織福建全省佛教支部。不久又回檳城設立支部，與總會遙相呼應，一場逐僧奪產的驚濤駭浪，得暫寧息。二是他住持極樂寺後，倡組念佛蓮社，弘揚淨土法門，度人成千，為南洋群島有念佛蓮社之始。寺志載有優婆夷張寶池念金剛經已四十年，而未明經中所謂「四句偈」義舉以為問。又問念經念佛，是同是別？他說：「兩義可一。並作答：蓋執則不別而別，不執則別而不別。四句者，即有無等四句。所以蕩執者也，善用之則成般若智，不善則成外道邪見，故經中不顯說，由人自悟，所謂密意也。夫經與佛號，皆從如來大悲真體流出不可思議之利生業用，非凡夫思量測度所能知，然欲蕩執成智，則須依遮照兩門入，遮即所以止執而顯真空，照即所以起用而顯妙有。如經云：「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即非莊嚴者，遮也；不遮則法身流轉五道而真空莫顯，此空句也。是名莊嚴者，照也；不照則耽著假名而妙有轉同世相，此有句也。如是遮照同時，有無不立，合成中道，即莊嚴佛土也。又遮則攝用歸本，故一相無相而仍不壞假名；照則從體起用，故萬有齊彰而體原空寂。是為亦空亦有句也。又照則依俗成事為不變之隨緣，即經所謂「無所住而

生其心」，是以彌陀不捨眾生也；遮則明體空寂是隨緣不變，即經所謂「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即為非住」，故能心淨土淨，感應道交，此為非空非有句也。能如是，則念佛念經既無同別之可言，即一切舉動云為，亦咸歸一如矣。禪門中所謂舉目揚眉，無非是道，即謂此也。」即此可見他在佛門中，也不失一個「見解超妙，田地穩密」的人物了。

極樂寺第三任第四任的住持是圓瑛法師和志崑和尚。圓瑛法師在一九二二年曾來星洲及檳榔嶼講經。一九二六年又重來一次弘法，並為佛教慈兒院籌基金，在馬六甲作法會。到一九三八年春，被舉為極樂寺法席，因他上一年已任福州鼓山湧泉寺住持，而極樂寺是鼓山的下院，所以會請他來做住持。但他因事在當年夏季和次年秋季兩次回滬，而且在第二次回滬因時局問題嚴重，便無機會回檳，全寺的法務都由志崑和尚代理。直到抗戰勝利，隔了九年的時間，在一九四八年又回極樂寺傳戒一次，開了一個勝會。不久回滬，因疾辭世，從此全寺就由志崑和尚管理，直到如今。志公已有七十五高壽了，他的童顏鶴髮，道貌岸然，品德莊嚴，修養有素。吾檳人士，久所熟諳，毋庸贅述。

妙蓮和尚之後，圓瑛法師之前，在檳城弘法起過很大作用的，還有一位名聞世界，去年圓寂江西的虛雲老和尚。虛公是妙蓮和尚的戒子，應妙蓮和尚之召，在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由雲南取道南緬甸，經新街、瓦城、行腳到仰光。他是一個苦行僧，中間經過九死一生的苦難，才由仰光轉從水路搭船來檳城，駐錫廣福宮和極樂寺，開講法華經數月，又有馬六甲佛徒請他到青雲亭講藥師經。不久，又應吉隆坡信士葉佛佑黃雲帆等請至靈山寺講楞伽經。據「虛雲和尚年譜」說他在各埠講經畢，皈依佛教者有一萬多人。德望之孚，感召之深，在檳城佛教史上也算是空前的勝舉。

一九二五年，上海寄東法師和天台山僧永虔華智二法師，應檳城佛學社之請，先後來檳，駐錫該院宣講普通經論，作通俗的布教。在他們之後，又有妙祥、慧僧等法師相繼來該院主持講務。該社還有講師林忠億居士等，經常在該社及赴英校、監獄、北海感化院、痲瘋院、肺癆院等處演講佛法，並且對各種佛教慈善事業，奔走極為熱情。筆者亦曾多次被邀，與之上列各慈善機關弘法結緣。

一九三二年，北平法源寺道階法師南來星馬各地弘法，抵檳後曾在極樂寺說戒，在廣福宮講心經，及在菩提學院等處開示法要。前此，他曾赴日本東京開世界佛教會議大會，被舉為副會長。當年中國在提倡廟產興學的風潮高起之時，他曾與寄禪虛雲等長老同赴北京向政府請願，是創立中國佛教總會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南來之後，在星馬各地說法數年，後來示寂於怡保的三寶洞。

同年有無錫尤惜陰居士，重來星洲，從德玉法師削髮出家，易名演本。嗣隨師到仰光受戒，再去印度朝禮佛教八大聖跡，然後回星馬各地弘法，曾在檳城謝蓮塘居士處，及丹戎武雅之詹天予居士別墅駐錫多時。平日除閱經修法外，間為菩提學院員生講解佛學。晚年隱居金馬崙三寶寺，專以文字書簡，開示法要，歸者甚眾。一九五五年並與陳嘉庚弟婦王碧蓮居士等創建法輪圖書館落成，邀請金馬崙縣長奧士本及筆者主持揭幕與開光典禮，成為全馬唯一的佛教圖書館，搜集國內外名著及藏本甚多。因他在俗是一個通儒，有點像印光大師，所以出家後，仍不離儒佛文化的本位，致力文教宣揚的工作，老當益健，到八十五歲最後的一口氣不來為止（一九五七年逝世）。

一九四〇年，太虛大師受重慶政府邀請，組織「國際佛教訪問團」，以國府林森主席為名譽顧問，印光法師為名譽導師，他為團長，率領慈航、葦舫、等慈、惟幻諸師為團員，至印度、緬甸、越南等東南亞各國布教。歸經星馬，曾來檳城數日，在極樂寺歡迎會演講佛法，參加的僑領有林耀椿、陳肇琪、謝永嘉、何如群、及會泉和尚，相繼演說。越日又在廣福宮、雙慶寺等處演講，聽眾擁擠，情形極為熱烈。後來該團又到吉隆坡、馬六甲、星洲等地弘法，由星洲回重慶，而團員慈航法師，留在本城菩提學院，為諸信眾員生，講解唯識經論。並在星洲和信眾林達堅、畢俊輝等創立靈峰菩提學院，及鼓勵興辦星洲菩提學校。他在一九三〇年曾來星馬小住，不久就去仰光；而這次重來，在檳弘法時間較久，一九四九年還在車水路寶譽堂內創立了檳榔嶼佛學會，鼓勵研究佛學的空氣，引了許多人信佛，直到二次大戰結束後幾年，才去台灣弘法。一九五四年五月，示寂於台北汐止靜修院。其間嘗有妙解、明德、伯圓、妙理、覺真等法師，在該會作過弘法工作。

同時閩南佛教長老會泉法師，亦於一九四〇年重來檳城，駐錫升旗山下的妙香林。那年妙香林剛剛成立，施主林炳照、林炳坤昆仲伉儷，施地建林，請師前來說法供養，不料會公蒞林匝月，忽示疾去世，該林就組織信托會，由釋宏船、轉岸、廣識、廣餘諸師及林炳照、炳坤昆仲為信托員，而推宏船和尚為住持，廣識廣餘二師為監院。一九五〇年發起建地藏殿，五四年九月廿日落成，請筆者蒞臨主持開光典禮，並與住持宏船及廣義諸法師演講佛法三天。該林並曾先後禮請勝進、法舫、竺摩、瑞今、慧僧、妙欽諸法師，美國比丘蘇曼迦羅，英國比丘瑪興達，居士斯都利，及蘇行三博士等講經，很熱情地推動弘法的工作。

一九四六年，法舫法師（曾任武昌世界佛學苑苑長，印度國際大學教授）從印度回國，曾經星馬兩地講解唯識學和俱舍學，並應香山寺明德法師之邀，駐錫該寺，常至鍾靈中學等處作短期的弘法。一九五〇年四月廿日菩提學院新舍落成，請施主胡文虎居士主持揭幕典禮，並敦請法舫法師為佛壇開光，法師乃由香

港重來檳城講學，並鼓勵王弄書、陳寬宗、吳寬定、陳少英居士等辦佛教中學。諸居士並約他在錫蘭大學四年教授合同期滿，重來檳城坐鎮弘化。時筆者客居香港，法師亦曾函約來日同來檳城協助辦學，誰知他去錫蘭大學教授僅兩年，就在任內辭世了，這使筆者在一九五四年五月來檳時，看見菩提中學正開始辦初中二年級，而不見最初與諸居士共同倡議辦中學的人重來，真有無限的感慨！筆者初來檳時，除在菩提中學授課外，尚在菩提學院講金剛經，行願品，洪福寺講普門品，及與孫明法，孫昌然居士等在妙香林、佛學院、華校、暹校、監獄、老人院，木蔻山痲瘋院、北海感化院等處演講佛理。自從一九五八年遊化印度和美國歸來，講寫日繁，也就很少再出外講說了。

在這裡還須一提的，廿年前有勝進法師來自福州，駐錫怡保東蓮小築，經常來檳弘法，嘗在洪福寺講金光明經。洪福寺本道法師，則曾興辦木蔻山般若院及雙溪胡蘆佛教靜修院，常為痲瘋患者說法，有「痲瘋和尚」之綽號。馬來亞佛教會為加強弘法工作，聘請默如法師由台來馬弘法，曾在廣福宮講金光明經流水長者子品，在檳城佛學會講佛法要義。並在馬六甲、麻坡、居鑾、星洲、雪蘭莪、巴生等地巡迴布教。上面所說的都是個人在檳弘法的人物。至於團體弘法，除了上文提到的檳榔嶼佛學會外，尚有幾個弘法團體需要一述：

世界佛教聯誼會檳城分會，在一九五一年成立，主席為邱思仁。一九五七年改選林耀椿為主席。該世會每隔兩年開會一次，檳城皆有派代表去出席。居士方面有王如山、邱思仁、邱思義、林耀椿、林忠億、黃松坡等。僧伽方面有釋真果、本道、廣義、龍輝、慧僧、明真、會航、悟峰、遠明以及筆者等，皆曾隨團前去錫蘭、日本、仰光、尼泊爾、泰國等觀光。一九五一年五月，世界佛教聯誼會主席瑪拉西加拉博士來檳訪問，曾在各佛教機構講解佛教問題。當時本嶼曾召開民眾大會歡迎瑪博士，參政司亞斯頓氏與會演講，譽「檳城為馬來亞佛教文化中心」。每遇有國際著名佛教徒來檳，該會多有邀之演講。

(二) 檳城衛塞假期委員會，成立於一九四九年。是年三月一日，檳城每個佛教團體及寺院，曾假座檳城佛學社舉行龐大會議，要求政府於一九四九年起，宣佈衛塞月圓日為公共假期。各佛教國駐檳代表與領袖，及馬來亞各州著名佛教人物，均曾參加此一大會，席間產生十五人委員會，名曰「衛塞假期委員會」，由林思億氏負責起草呈文，由全馬各佛教團體，寺院，及個人佛教徒聯名簽署，於同年四月四日呈交馬來亞聯邦欽差大臣。結果批准檳、甲、吉三州由一九四九年起宣佈衛塞日為公共假期。該衛塞假期委員會當時並謂將繼續籲請聯邦及各州政府，在聯邦各地宣佈衛塞日為公共假期，藉使本邦佛教能與其他各大宗教

同被承認。可惜這件事後來有無繼續進行籲請，至今未見下文。惟該會每年到衛塞日，除用花車遊行慶祝佛誕，弘揚佛法外，尚禁屠、布施各麻瘋院、肺癆院、感化院、保良局、各族孤兒院、安老院、盲啞學校等財物，做了許多慈善功德。這是於佛教、於社會極需要而有利的工作。

(三) 馬來亞佛教會弘法團：全馬各州僧伽，鑒於過去各寺院庵堂沒有一個總的組織，精神散漫，不能集中力量，發展佛教事業，乃於一九五五年冬，由金星法師等出面邀筆者出組佛教會，固辭不獲，亦為其熱情所感動，乃與之聯合全馬各地教胞，在極樂寺組織馬來亞佛教總會籌備會，選出釋志崑、勝進、竺摩、金明、振敏、金星、本道、黃松坡、陳寬宗、王弘法、釋寂晃、如賢、妙義、心一、宗鑑、清亮、性海、陳少英、釋祥空、吳寬定、釋明德、林忠億、釋真果、定光、理勝、廣餘、龍輝、邱金枝等廿九人為籌備委員。推筆者及金星、勝進、金明、明德、林忠億、王弘法七人起草會章及宣言，於一九五六年三月一日呈請政府註冊。至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三日由社團註冊官批准，遂遵章進行籌備工作，分別向各州登記寺廟，徵得團體會員四百餘單位，個人會員約三千，初步工作完成。筆者即於是時受美國夏威夷中華佛教會請，於是又飛美檀弘法。至五八年尾返國，始發動於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假極樂寺開成立大會，請本邦總理東姑阿都拉曼主持剪彩，出席的有全馬各州代表三百餘單位，及政府長官，地方縉紳，各佛教國駐馬使節，中西來賓共約二千餘人，情形空前熱烈，掀開馬來亞佛教史的新頁。該會為加強弘法工作，即於是年冬十月，組織馬來亞佛教會弘法團，推筆者為團長，伯圓法師為副團長，金明法師為領隊，講師有金星、慧僧、真果、明德、廣義、修靜、宗鑑諸法師及錫蘭 (Ven. P.Permaratena) 法師、泰國 (Phra Onn) 法師、為弘法師 (三般努比丘)，總幹事黃松坡，財政釋龍輝，幹事許純碧、張士才、趙兆虎、黃亞英。隨團記者韓覺夫、莊國源、及男女歌詠隊勞仲南、胡秀心、黃廣鵬、羅美玉、黃亞梅、張成音、秀金等三十二人一行，於十月廿八日出發，到太平、怡保、丹戎馬林、吉隆坡、巴生、安邦、馬六甲、麻坡、居鑾、峇都巴轄、昔加末、新山、星洲作巡迴弘法，為時將近一月才回檳城。而團中各位講師，多為檳城各寺院的住持，他們平時也常在檳城各佛教機構及感化院、學校、監獄、養老院等作弘法工作，限於篇幅，不及細述。

檳城佛教的文教事業

文教事業，是指文化和教育的事業。前章所說的弘法事業之中，本來已含有宣傳文教的意義；現在再把佛教文化和佛教教育分別來說，前者是指請藏經，辦刊物，流通法典；後者則注重在興辦佛教學校。

馬來亞之有佛教文化，遠在初世紀至五六世紀時已從印度傳入；但那時佛教文化，大概都是印度的原始佛教，以小乘為主。後來由十七世紀至二十世紀華人大批移居到馬來亞，他們從中國帶來的佛教，是大乘佛教，以及和孔道兩教混合的宗教，因此三教合流的影響，至今仍在檳城流傳著，而這種合流混沌的思想，正是代表中國民間一般的宗教信仰。本來，真正的佛教是有兩方面的，一面是厚生的，即藥師延生的法門，叫人循著理性的道德規律去努力現生的善業，可以改造現實不好的環境而使之成為好的；一面是資薦的，即彌陀度亡的法門，告訴人現生深信因果，捨惡向善，死後可以往生淨土，生活安樂。但中國佛教自唐宋以後，禪宗和淨土宗特別發達，這兩宗都是只重一句禪話或一句佛號，不重教義的研究和弘揚，所以學佛的人多貪其簡便而走向後者，希求臨終往生淨土的路上去，對於前者注意現生努力，改造現實人生的正法，反而冷門到幾乎無人顧問了。中國的佛教演變到不注重現實的厚生，倒向送死度亡的往生一邊去，也有這個情形。無怪乎華人最初帶來檳城的佛教，也是送死度亡往生淨土的佛教，而不是正視現實的厚生佛教。如檳城最古老最富歷史性的廣福宮，住有由中國請來的幾個僧人，都是做應赴工作的。即是說，到人死後才用到和尚，用到佛教。把本來是為人生而施設的人生佛教，反而變成人死的佛教了！把釋迦牟尼佛一生奔走人間救世濟民，犧牲為人的精神都喪失了！一直到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妙蓮和尚南來，被當地華僑請為廣福宮住持，還限定他只住十二僧，做為應赴兩家僑胞的經懺法事用的，因佛寺規定每堂六人，十二僧剛剛夠用兩堂法事。但自妙蓮和尚興建極樂寺後，作風已有改變，也注重佛教文化方面宣揚。第一件大事，是上京請求藏經，結果如願以償，得到「欽賜龍藏」，奉旨回山，為檳城有佛教大藏經之始。民國以來，藏經已有民版了，不像以前官版的藏經專供在皇宮中陳列，民眾是難以享受的。所以五十年來，各寺院次第成立，亦多有次第購置藏經的。如今日的檳城佛教社及菩提學院，多有幾種不同版本的藏經。而妙香林更有藏經四部：（一）頻伽版大藏經，（二）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三）日本黃檗宗弘福寺版大藏經，（四）台灣佛教文化館新影印的大正藏經正續兩編。最後一種，今日檳城各寺院及私人請購者，大約有十餘部。筆者亦曾購置一部。正藏約有九千多卷，連續藏有一萬多卷。大藏經的流通，正是佛教文化慧命的延續，只可惜今日多數人都把它作為束置高閣的供養品，或供給蠹魚作食料，不用來研究發揚和光大。

談到宣傳佛教文化的經書和刊物，在經書方面，歷年來檳城各寺院中也印得不少，如菩提學院、洪福寺、佛學社等處，不時有中英文的經書印出。妙香林則近來曾印英譯金剛經、普門品、六祖壇經，藥師經各三千本，釋迦牟尼佛傳五百本。菩提學院印初中佛學課本一萬五千本。馬來亞佛教會印佛學綱要三千本，佛學ABC二千本，藥師經講記，金剛經講話各一千本，都是詹天予居士施捨淨資印

贈的。筆者亦曾募印維摩經講話二千本，及自印近作南遊寄語，正覺的啟示，真理的光明與溫暖各一千本。還有演本法師在檳時也出了佛化叢談，法海一滴等許多著述。在刊物方面，過去曾有本宗法師在檳觀音寺編輯獅子吼月刊，從事宣傳佛教的文化工作，但出了十數期即告停頓。其次是筆者一九五一年在澳門創辦的無盡燈雜誌，三年前曾由香港遷來檳城出版兩期，因筆者去美國夏威夷弘法，乏人編輯，就把它遷到星洲去編發。到去年四月馬來亞佛教會成立，需要一個會刊，又把它遷回檳城，交付會中弘法組明德、伯圓、龍輝三法師和傅全琦居士編發。因會寫佛學文章的人太少，似還未夠學術水準，只作為通俗宣傳佛教文化的刊物罷了。

在教育方面，佛教的教育原有二部份，一是專門的僧伽教育，一是普通的社會教育。前者是為造就專門佛教學術人材或傳持佛教的中心人物而設辦的僧伽學校，佛學研究院；後者是為攝化信眾，培植德育而設的普通的佛化學校。檳城自從成為英殖民地，至今一百數十年，可說未曾辦過專門的僧伽學校或佛學院。在一九一〇年前後隨妙蓮長老南來的極樂寺監院善慶和尚，曾經有過一番雄心，把暹羅王送給虛雲長老的數千咪（一咪等於中國的一畝）荒地，申請過來開闢農場，種樹數萬株，復集股董金卅萬餘元，組織一個「佛教公司」，躬自督墾，預擬得利生產，辦理佛教學校、醫院、育嬰堂等各種慈善事業；不意勞苦數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突起，世局驟變，希望悉同畫餅，反虧蝕資本數十萬元，而善慶和尚亦於一九二一年撒手塵寰，帶業往生去了。佛教的學校和醫院雖未辦成，但善師能有這種雄略和願力，倒是高人一籌，值得欽佩。本邦過去不但沒有佛教專門的僧伽學校，就連普通社會的佛化學校也未曾有過；真正有的第一間佛教學校，要算今日設在灣島頭的菩提學校。

菩校是由菩提學院創辦的；菩院最初的主持人是芳蓮比丘尼。芳蓮出身閩南望族，童真入道，事佛精勤。約於一九三二年南來弘法，深得僑胞崇敬，旋由信徒林桂仙、林碧曜、邱愛蓮、林桂玉、葉彩芳、侯秀雲等發起購置灣島園屋數楹，重新修葺，創設菩提學院，安眾辦道。她曾講地藏、普門等經，以闡揚佛理為職志。一九三五至三七年她率徒眾陳寬宗，吳寬定、陳慈華等卅餘人朝拜緬印佛教聖跡，及參訪國內諸大名刹善知識，歸來示疾，於病榻間猶向諸門徒及王弄書、陳少英等以未踐辦學度生之志願為念。逝世後，菩院遂由陳寬宗、寬定為正副住持。所幸諸門徒諸居士均能克紹其志，輒相過從，研討教理，自修復以度人，乃初設佛學班為僑生佛徒補習佛學與華文。一九四〇年，創設菩提義學，分編五組，邀畢俊輝、陳少英、吳人俊、何淑英為教師，不數月學生達八十餘人。時中日戰起，適慈航法師隨太虛大師所組織的國際佛教訪問團南來，留院講解唯

識因明等科，來學者有工商各界子弟、學校教師、家庭婦女。但院宇狹隘，急需興建，適胡文虎、文豹昆仲先後蒞院參觀，得其讚許，慨捐叻幣伍萬元為倡。並請林連登莊來福等諸僑賢組織委員會，力贊孤兒教養事業；但受太平洋戰事影響，不久所有一切籌建工作，皆遭停頓。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在勝利聲中恢復義學，並組織校董會，選出正副主席蘇承球，潘應祥，財政許平等，常委十五人，以陳少英為校長，以王弘法為名譽校長。在一九四六年正式註冊為菩提小學，一九四七年胡文虎居士重來巡視，嘉許有成，毅然獨資興造全座院舍，以中為佛殿，左為校舍，右為修士靜室，耗資三十萬元，經兩年時間始告竣工，成一規模完備的高級小學。一九五一年增設職業班，除授普通中學課程外，兼授縫紉繡花圖畫音樂各科。至一九五四年得當地政府批准中學註冊，即甄別職業班學生分編為初中二年級三年級兩班。是去冬第一屆初中畢業生參加會考，成績優良，百分比冠全檳中學。時學生逐漸增多，中學課室不敷應用，亟待興建，適值一九五六年為佛紀二五〇〇年紀念，由菩提王弄書、陳寬宗及筆者等鼓動全馬諸山僧伽發起募捐購得菩校右鄰地段數萬尺，獻與菩院作興辦中學之用。旋由董事部連裕祥、王景成、蘇承球、莊漢良、陳文炳、李月樵、許錦亮、駱清泉、鍾文賢、陳君玉、葉苔痕、駱葆亨、陳火炎、蔡錫洪、許來有等發動籌募建校基金，並邀星檳平社義演京戲，協同籌款，在去年四月動土，至十一月即告竣工，新型校舍，巍然矗立，蔚為全檳規模完具的華文中學之一。並得新校長傅晴曦，教導主任顏菊容二女士蒞校計劃校政，進步迅速，今春開學，學生已增至七百多名。高初中及商科各班除授普通中學應授課程外，每班每週增授佛學一課，多由筆者擔任講解，藉使學生於受智育體育美育外，多注重人格修養的德育，以及慈悲和愛的佛學，互助合聚的群育而已。

此外，安順律的檳城佛學社，近來請美國法師蘇曼迦羅和蘇西諦師徒，常川駐社宣揚佛法，並辦有星期學校，有八九班學生，多為該社社友的子孫，每在星期日上午授課一二小時。高級班聞由二師自任教師，初級班的教師，則由高級班的學員邱心海、劉長發等擔任。這種星期學校，是仿倣日本人的辦學方法。日本佛教徒在美國夏威夷等處辦得很多星期學校，是利用學生休假的空暇，為他們多授點德育的知識，希望他們將來做個品學完具的人材，是很有意思的。



1957年美籍法師蘇曼迦羅與竺摩法師於檳城菩提學院向師生開示，右立者為林忠億居士

編按：本文乃摘錄文章，原作者所依據資料如有失誤。編者不便作任何修正。

圖片：寶覺堂蘭若資料庫



當代馬來西亞佛教

蔡明田

馬來西亞聯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和星加坡（Singapore）在十八／十九世紀年間，均屬於大英帝國的殖民地（Colony Of Great Britian），殖民地政府（Government of Colony）奴化政策的影響，人民的生活習慣、文化、教育，以英化為目的，乃至宗教信仰以天主教和基督教為依歸，當時的年青人，為時髦故口操英語，胸前掛上十字架，是很了不起的事。廿世紀中葉，時值公元一九五七年，因國際政治形勢所趨，馬來亞聯合邦隨著國際政治的改變而獲得獨立，脫離英國一百多年的統治，成為獨立自主的君主立憲國家，但政治上還受英國指導，軍事上受英國保護。一九六三年在英殖民組合下，馬來亞聯合邦和星加坡加上砂拉越（Sarawak）和沙巴（Sabah）成立大馬計劃之馬來西亞國（Malaysia）。南中國海彼岸的婆羅洲島（Borneo Island）上的砂拉越和沙巴，當時也是屬於英國的殖民地，在英國殖民地政府引導下，通過參加馬星組成的馬來西亞，而成為大馬計劃下大家庭中的成員，間接獲得獨立。當時馬來亞半島有十一州，加上星加坡、砂拉越、沙巴十四個州屬，而組成了馬來西亞國，馬來西亞的人口大約為一千五百多萬人（一九六三年獨立時的人口統計，其中包括星加坡的人口在內），國土面積三十四萬平方公里，以馬來族為主，華人次之，並包括了印度人及砂拉越、沙巴州內的原住民。宗教以馬來人（Malay）信奉之伊斯蘭教（Islam）之穆斯林（Muslim）為最多，其次是華人為主之佛教徒（包括神道教信仰），基督教（Christianity）、天主教（Catholicism）再次之，還有印度教（Hinduism）、錫克教（Sikhism）和猶太教（Judaism）等，東馬兩州之原住民長期以來受英殖民地政府感化，均信奉基督教，和天主教。

公元一九六四年因區域性政治的分歧，星加坡因而被迫離開馬來西亞，成立星加坡共和國，馬來西亞因而由十四州減至十三州，馬來西亞的華人，人數因星加坡的脫離而銳減，因而影響到大馬華人在人口和政治平衡方面造成了劣勢，之後不久，馬來人因人口政治之優勢，而把伊斯蘭教（俗稱回教）立為國教，但憲法上規定，其他種族的文化、教育、宗教，可自由發展，由馬來語修訂之新語文 Bahasa，定為馬來西亞國家語文，但華文、淡米爾文，之種族母語教育亦可自由傳授，因而削弱了英文傳授的地位，這種發展是英國當局所意料不到的事。

星加坡是以華人為主的國度，但語文方面則以馬來語文為國語，英文、英語，為官方語文，中文卻被排斥在官方語文之外，因為官方語文的關係，普遍了英文教育，以後更使星加坡人趨向西化，無形中協助了基督教盛行。馬來亞半島和星加坡，可說是一衣帶水，近在咫尺，從地理環境來說，兩地人民的生活習

慣，風情習俗，乃至宗教信仰，確實有相似之處，馬來人全信仰伊斯蘭教，華人以佛教為主，印度人大部份信仰興都教。有部份華人、印度人也信仰基督教和伊斯蘭教。

信奉伊斯蘭教之穆斯林的宗教意識，具有堅韌和抗拒侵蝕的特性，回教教義的教導以知足常樂，以神的旨意為依歸，信仰是他們生活重要組成的部份，而且穆斯林是終身性的，信徒從生下來一開始自動就是穆斯林，從來不改教，也不可以改教，以回教信仰為一生宗教依止，回民可同化別人，從不被他族同化，在馬來西亞回教可向非回教徒傳教，而非回教組織不可向穆斯林說教的規定，這便是伊斯蘭教能繼續成長壯大的原因。任何宗教都無法侵入回民的思想領域，因而在殖民時代，馬來人雖然處於堅辛嚴苛的環境，生活困難，文化低落，在威迫權壓下，可是沒有一個馬來人，因為環境困苦，或受威脅而改教信仰基督，而且他們可在回教教義下，互相幫助同舟共濟，無論殖民地政府利誘威迫，對他們來說是無動於衷的。我們可從過去十字軍東征，及現代西方國家對伊斯蘭教國家，以慘酷的戰爭要來征服他們，可是穆斯林永遠還是穆斯林，慘無人道的戰爭，只有加重種族間、宗教間的世仇，冤怨相報，爭奪將永遠持續，這是一個活生生的實例。

佛教在馬來西亞的發展可追溯到，「東晉時期僧人“法顯大師”和唐朝時期之“義淨大師”」，渠等通過海路前往印度學習佛法，航程經馬來半島。那時佛教已在馬來半島盛行，據說馬來半島上的馬六甲王朝曾是奉行佛教的國家。因此可說明佛教傳入馬來西亞是公元初年或之前是絕對可能的事。根據唐僧人“義淨大師”的游記中了解到，馬來半島的佛教在當時，有跡象顯示佛法已是普遍，是半島人民的信仰，這種情況延續至元朝。從出土之考古文物顯示，宋朝時期之中國商人非常頻繁來到馬來半島的馬六甲、吉蘭丹、丁加奴、吉打，乃至砂拉越的古晉來經商，中國船隊以物物交換方式，和當地土著進行商賈。因為中國商船頻繁來往東南亞，中國人已開始落腳留在東南亞各地，因而佛教也是馬來半島人民主要信奉的宗教。印度人的到來馬來亞也很早，印度佛教隨印度商船踏足馬來半島，對當地的文化影響深遠，尤其印度之巴利文文化對馬來半島，乃至印度尼西亞文之文法有直接的關係。同時帶動了興都教在南洋各地傳播，之後中東的阿拉伯商人，也接踵來馬從商，又加強了伊斯蘭教的地位。

中國明朝三保太監鄭和七次下西洋，路經馬六甲積極推動伊斯蘭文化，這樣才穩定了伊斯蘭教在馬來半島紮根，影響了整個馬來民族信奉回教，佛教和興都教就慢慢滅跡。時到明末清初時期，中國接二連三的戰亂，民不聊生，中國人紛紛逃難避居海外，「馬來半島」也是中國災民避居之處，中國人為戰亂而避居，也有落地生根，爾後接來了在中國之家眷，也有就地通婚，成為經商生活之地。中國南移的人漸多，寺廟的建立做為移民精神寄托之處，也做為連絡族群之所，以後更把寺廟做為學堂，慢慢又淡化了宗教的作用。

中國移民大部份是來自中國南方，當時南方人文化水準不高，甚至文盲者不少，信仰又複雜，大部份是以地方神教當作佛教來信仰，南來之移民以商人為主，並帶來了勞工、農民，他們是為了生活而來。移民南來的目的是為了賺錢改善生活，以客工的想法暫居海外，賺到了錢可榮歸故里，買地建屋享受天年，但大部份卻因為適應了本地生活習慣後，落地生根以第二故鄉的想法入籍歸化，成為道地的外海華人了，其中有西馬，尤其是馬六甲地區，許多峇峇（Baba）和惹娘（Nyonya），因為長期混居在馬來族群中生活，因而後代不懂華文、華語，但生活習慣上尚保留有中國人的特徵，信仰上自認為佛教徒，以拜觀音為主，這是被半同化後的一部份華族族群，是一個例子。移民南遷的目的是為了賺錢求生活，對宗教信仰是其次，因為缺乏宗教的意識，為求平安發財而建廟，供奉中國南方人信奉的神像，如大伯公、聖王公、馬祖、關公、濟公，乃至有孫悟空等等，目的是安居樂命便是，對宗教教理一無所知是當然之事，有識之士又無法接觸到正信的佛法，所以正信的佛教無法風行。

從現存的部份寺廟來看馬來西亞佛教歷史，可發現的僅有馬六甲的青雲亭，在風風雨雨中渡過四百多年。其他就是檳城鶴山極樂寺和巴生的觀音亭，也僅不過一百多年的歷史，極樂寺建於一八九一年，而觀音亭則建於一八九二年。其他大部份的寺院均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之產物，也就是說，五百年前的佛教歷史已無法去求證，只能從唐僧義淨大師游記中窺視其冰山一瞥。也可以說公元五世紀到十五世紀的佛教已被伊斯蘭教取代後，佛教便慢慢地沒落而消失。

佛教的重新回返馬來亞可說是十八世紀的事，正值中國由封建社會轉型到民主社會時期，軍事混亂，社會不安，政治動蕩，民不聊生，當時中國老百姓為避亂，另尋求生活新環境，而遠渡重洋投奔南洋地區，馬來亞半島是他們其中主要之目的地，當時南來者以商人為先，後帶動勞工、農民、文員、教職人員也陸續來到，中國人落地南洋各國，對當地的地方發展、經濟的滋長，乃至文化教育的推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除此外，佛教也因為中國人的到來，除了生活上的豐衣足食外，對精神生活也很重視，所以華人所到之處，先有寺廟，然後在寺廟內也秉承辦學興教的事務，讓子女們有受教育的機會，這便是在佛教教育精神下，由宗教負起教育的工作。清朝末年，變法維新，以及五四運動的推動後，中國社會提出革新除舊，反對迷信的浪潮，槍頭指向宗教，佛教也受其正面衝擊，因而影響到海外的佛教發展，因為教育脫離寺廟，另立起旗幟辦起學堂後發展成為名符其實的學校，社會棄教辦學，宗教因而被冠上了迷信的字眼，佛教也被拖連在內。

佛教的文明於東漢傳入中國，對中華文化影響深遠，經唐、宋之後，元、明、清的佛教一代不如一代，最後已失去其文化特徵，缺乏文化教育的教導，佛法傳承的失落，最終淪為多神教，乃至偶像崇拜的庸俗宗教，這便是佛教文化失傳的結果所產生的悲劇。更甚者，中國民間的祖先崇信，以及道教神明信仰，通

過民族感情也被帶入了佛教，形成了相似佛教的中國民間信仰。神佛不分，加上聖賢及祖先的信奉，也被列為佛教的信仰部份，佛教光明的一面被蒙蔽，慢慢變成為婦孺、年老、文盲所崇信的宗教。

清朝中末期，大量的中國移民遷居馬來亞，帶來了祖先崇信及道教神明混雜的中國民間信仰，陸陸續續跟著移民的遷居而定居客鄉，帶領著海外華僑過著精神生活，也帶給移民孤獨寂寞的情懷，在生活中點上了一柱慰藉的心香，神佛不清，是當時移民普遍的信仰，也是僅有的宗教取向。從早期所留下來的寺院內的情況來評論，早期的馬來西亞、星加坡的佛教，普遍上是屬於不純正的佛教文化。

佛教是具有文化性的宗教，並非南來之中國商旅移民能真正理解其教理，那時的佛教功能，僅僅是和神道信仰一樣，除了拜拜又是拜拜，那時候的所謂佛教確實上只有名存實亡。國共鬥爭時期，乃至公元一九四五(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又興起移民大量遷居海外，其中有不少受過正統佛學教育的僧人及居士，除了定居香港、台灣外，其中有不少遷居星加坡、馬來亞半島，並把正信的佛教推薦進來，佛教文化在那時候才真正立足星馬兩地，佛教弘法工作才開始，佛教刊物出版，佛學院也有開辦，佛書才開始流通，這是十九世紀末期的事了。

近代南洋佛教的興起，緣於中共解放大陸後，許多受過近代僧伽教育的僧人，以及在家學佛居士，南移定居香港、台灣、星加坡、馬來西亞，這批有學識的佛教徒，不但建立起正信佛教道場，也不間斷地弘法，提倡佛教教育，宣揚佛教文化，印刷大量佛經、佛書流通，成立佛學院，近五十年來真正的佛法才在南洋各地普照大地，馬來西亞的佛教也深受其益，延續佛陀的慧燈，使佛光照耀，並展延至全世界。縱觀中國大陸自從中共政權的掌握，在新思想錯誤判斷，使佛教在中國大陸斷層五十年，時至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後掘起，實施社會開放政策，宗教因而復活，佛教也在開放政策下，重新自我調整，重振旗鼓。尤其在鄧後之江澤民貫徹開放政策的結果，近期可看出佛教事業略有成就，中國出家眾已被允許出外訪問和佛法交流，解決了中國出家人出訪的難題，同時中國國內佛教之傳法、弘法、法會、佛事活動時有之。中國佛教的新發展逐步和國際接軌，世界各國的佛教徒也另眼相看，改善了世人對中國大陸宗教政策的了解，進而促進了中國在國際間的宗教地位。

中國大陸的佛教新發展，帶來了人們對中國佛教的興趣，馬來西亞、星加坡、香港、台灣的佛教弘法人員，也不時到大陸訪問、考察、交流，帶動了雙向旅行事業之發展，更促使中國政府對發展佛教文化的積極關注，由於中國目前還是社會主義專政的國度，所以對宗教政策尚存有一些顧忌，不過近年來，佛教的組織成立了不少居士團體，也恢復了不少名山古剎。因為中國大陸的名山古剎的開放，帶動了東南亞華人的嚮往，佛教徒以朝聖的心態，到訪古代佛教各宗祖

庭、叢林、古剎、佛教名山、石窟，進一步了解中國佛教文化的發展路程，中國佛教的開放對全世界佛教發展引起積極的帶動作用，尤其是馬來西亞。中國佛教的開放除了刺激華人積極參加佛教之旅外，也促進了馬來人也到中國考察中國伊斯蘭教當今的實際情況，他們才恍然大悟，原來伊斯蘭教在中國已有千年傳教歷史，而且中國國內的穆斯林有五六千萬人之多，是世界除了印尼之外，中國穆斯林人口應該是排名第二。

當代之馬來西亞佛教除了延至中國大陸之北傳大眾部佛教外，南傳之上座部佛教也極為興盛。近十年來由於移民印度的西藏密教的上師們，掌握了英語到世界各地大弘密法，馬來西亞也是他們傳教的重點，因而金剛乘佛教也在當地有相當程度的發展。在馬來西亞早期信仰佛教者，以中文語系北傳大眾部者占大部份，後來南傳佛教的到來，帶動了英語系的華人也投向佛教，最近密教的傳法，更使英語系的信眾趨之若鶩，佛教日趨發展，光明將是佛教在馬來西亞的前途。

北傳大眾部佛教最初都是傳自中國大陸，傳承歷史悠久，流傳地區最廣，廿世紀初期，台灣佛教接踵而來，取代了大陸僧人的斷層，最近更有台灣的佛教組織來馬倡設機構，對馬來西亞的佛教有一定衝擊影響。

南傳上座部佛教均傳自泰國、緬甸，大部份立足於東海岸之吉蘭丹、丁加奴，也有遍及吉打、檳城，傳法媒介均以泰語、福建話為主，後來斯里蘭卡僧人也來到中馬一帶，以吉隆坡為主設廟建校，以英語為傳教工具，得到受英文教育的華人及印度人信仰。

密宗佛教金剛乘近十多年來不斷湧入了大馬，定居於印度之西藏喇嘛，最初因為語言問題，傳法上的困難，所以均以灌頂來代替弘法，後因掌握了英語，密乘之弘法工作開始吸引了許多華裔受英文教育者的仰慕，近十年來略有成就。

西馬十一州的佛教組織，根據非正式的統計大約近七、八百個佛教註冊團體，以馬六甲、檳城為最早。馬六甲之青雲亭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其次是檳城之極樂寺有一百一十二年，巴生的觀音亭則有一百十一年。這些寺院之建設和中國僧人無不有關係，例如檳城極樂寺是中國福建省福州市，鼓山湧泉寺的下院。歷來極樂寺的住持均受委於鼓山湧泉寺，馬來西亞著名書法家，吉隆坡八打靈之湖濱精舍主持伯圓老法師早期受委於湧泉寺，來檳城當上極樂寺的當家師。

東馬方面的砂拉越，根據調查，以古晉福建會館管理之青山岩為最早，距離古晉市區十八公里外之青山岩，也稱為青山寺，大殿上有一片牌匾，題上“大雄寶殿”，上款書為“光緒癸卯年燦月吉旦”下款則題為“青山岩主持釋大慶，鑒院僧福振同欽”，從這匾上看，一百多年前砂州已有佛教寺院的成立，但青山寺對「砂」州的佛教做出甚麼貢獻，已無法稽考，之後佛教隱沒在青山海口區之洶

濤大浪中。時值砂拉越佛教會及古晉佛教居士林，在廿世紀七十年代初成立後，正信的佛教才真正流通，之後佛教如雨後春筍發展，全「砂」州目前有註冊佛教團體不下四十多間，包括金剛乘組織，佛教組織在古晉為數最多。

沙巴佛教的傳入，大約在十九世紀末，因香港勞工在山打根伐木而帶來了佛教信仰，後組織了山打根佛教會，但那時候的佛教也僅僅是信仰層面進行，真正的佛法並有發揮的跡象。之後於一九七〇年才有亞庇佛教居士林（普陀寺）成立，正信的佛教才在沙巴各地傳開。到目前為止，全沙巴州已有二十多間佛教註冊團體。

馬來西亞佛教總會在一九五五年籌備，一九五九年成立，總部設在檳城，領導著全馬四百多間在「馬佛總」註冊下之會員團體，團體會員內的會員總共有二十六萬人，分會設於全馬各地卅個點。但未進入總會的佛教團體大約還有一半，根據官方一九九一年的統計，全馬華人有四百多萬人，佛教徒有三百一十四萬六千人，尚有九十一萬九千人報以中國傳統信仰（大概是相似佛教之神道信仰者）。根據大馬人口二〇〇一年的統計，全國人口二千三百多萬人，華人人口有六百多萬人，是全世界除了中國大陸和台灣外，華人人口是大馬最多。為護持佛教，宣揚佛法，而無私努力，獻身佛教事業的發展，在「馬佛總」關懷下不斷發揮作用。

馬來西亞佛教總會的前身是馬來亞佛教總會，由金明法師、金星法師在一九五五年發起籌組，得到各地佛教組織支持，成立籌備委員會，起草章程。一九五七年，馬來亞聯合邦脫離英國殖民地而獨立，歷經三年籌備和爭取註冊的佛教總會，終於在一九五九年獲得批准而註冊，並在當年四月十九日，馬來亞佛教總會在檳城之極樂寺正式成立。馬來亞聯合邦獨立後的第一任首相東姑阿都拉曼親臨主持開幕剪彩。一九六二年政府宣布衛塞節為馬來亞聯合邦國定之公共假期。一九六四年八月卅一日，馬來亞聯合邦在英國主導下為擴大組織，把星加坡、砂拉越、沙巴帶進，組成大馬來西亞計劃，成為真正獨立自主的馬來西亞國。一九六五年九月八日星加坡脫離馬來亞自立成為共和國。因為馬來西亞國的成立，為正名故，所以把馬來亞佛教總會改名為馬來西亞佛教總會，首任主席為已故釋竺摩老法師，其任期為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一年因年老自動告休，第二任主席為已故釋金明老法師，任期為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九五年往生為止，第三任主席為現任之釋寂晃長老，由一九九五年開始至今。

推動正信佛教，宣揚佛法，維護佛教的地位是「馬佛總」的任務。文化方面，「馬佛總」出版了一份佛教刊物“無盡燈”。弘法方面，設有弘法團向全國各地弘揚佛法，講解佛理，引導信眾脫離迷信而走向正信的佛教生活。慈善工作上，「佛總」集合信眾之物資為本國或國外災黎救濟工作。教育方面，「佛總」開辦佛學院及幼稚園，為佛教的文化教育負起責任，並設立佛學考試委員會，鼓

勵佛教徒學習佛學。馬來西亞是一個多元種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國家，而伊斯蘭教是國教，為了維護國家宗教的自由政策，佛教聯合了非回教的其他宗教組織籌組了一個以佛教、基督教、天主教、興都教和錫克教的“聯合諮詢協會”，在國家主流宗教之外與政府協商宗教事務，塑造一個真正宗教自由的國度。四十多年來，馬來西亞佛教總會默默耕耘為大馬佛教徒做出一件件好事，使人感到無限讚嘆。

近一、二十年，馬來西亞的佛教對佛教文化的推動已積極進行，一改長久以來一片荒涼的佛教文化沙漠的窘境。佛教組織對佛教的教育的傳授，除了馬佛總設於檳城之佛學院及佛教學校外，國內佛教團體辦有佛學班、周日佛學班、文娛訓練班，乃至幼稚園，近年來還有檳城檀香寺主持“唯悟法師”創立了國際佛教大學，這也是佛教教育工作的突破。

佛教刊物之出版方面，除了「馬佛總」之“無盡燈”外，馬佛青出版有“佛教文摘”，英文版之佛刊“Eastern Horizon”，吉隆坡佛教組織出版有“法露緣”，觀音亭之“慈悲”，佛光山系之“普門”，菩提心文化事業社出版的“福報”，慈濟系“慈濟”。東馬唯有之佛教月刊是居士林出版之，“法海”及英文版之“English Edition”。同時按月出版兒童刊物“菩提天地”及“居士林會訊”。以上刊物中除了法海是月刊之外，其他均以季刊、雙月刊出版。為了促使馬來西亞佛教的發展，提升佛教徒的文化素質，佛教教育是重要的，為使馬佛教文化走向國際，介紹馬來西亞佛教之時勢，唯有出版佛教刊物，才是正確之工作。

根據一九九一年統計部的人口調查書內之報告數字顯示，在該年度裡，華人人口在馬來西亞有四百六十萬九千另四十九人，佛教徒人數有三百一十四萬六千五百一十五人，占全華人人口中之百分之六十八點三，比一九八〇年佛教徒人口二百二十二萬零一佰一十五人，增長了百分之四十一點七，足以證明佛教在馬來西亞的發展情況。

馬來西亞華人信仰宗教人數由八〇年至九一年的變動情況如下（政府統計局報告分析，洪祖豐居士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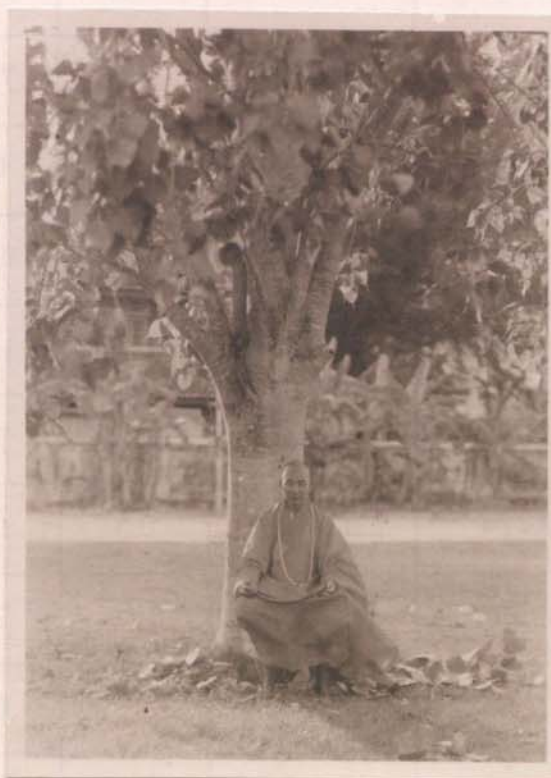
附表如下：

宗教	信徒人口		百分比%		增長率%
	1980	1991	1980	1991	1980-1991
回教	9,686	17,117	0.23	0.37	76.7
基督教	241,851	357,751	5.84	7.76	47.9
興都教	4,548	9,142	0.1	0.2	101
佛教	2,220,115	3,146,515	53.56	68.3	41.7
道儒傳統	1,511,643	919,854	36.47	19.9	-39
民間信仰	11,512	4,508	0.28	0.1	-61
其他	12,774	13,436	0.3	0.3	5
沒有信仰	132,277	125,846	3.19	2.7	-4.9
不詳	-	14,880	-	0.3	-
總數	4,144,607	4,609,049	100%	100%	

編按：本文乃摘錄文章，原作者所依據資料如有失誤。編者不便作任何修正。

林下習定

大中華民國戊子年
釋迦世尊成道良辰
於檳城佛學院攝



菩提樹下學參禪
究竟如何真面目
參透未生父母前
無形無相本天然

天台山人自題

1948年華智法師攝影於檳城佛學院

照片來源：繼慶法師

南遊
雲水情

佛教大德弘化星島記事



南遊雲水情

佛教大德弘化馬事

本邦的華人寺廟很早就有聘請職業和尚來主持廟務，馬六甲的青雲亭於1698年以前，就有和尚主持祭祀儀式的記錄，檳城的廣福宮於1824年建築僧房，海珠嶼大伯公廟在道光年間(1821-1850)也有法名叫「西濱禪師」的和尚在那裏服務。這些和尚的工作不外主持世俗的宗教儀式，替人念延壽經和拜懺等。1888年之前的寺廟沒有宣講佛經和宏揚佛法的記錄。

【檳城華人宗教的今昔】 駱靜山

<http://www.penangstory.net.my/chines-content-c-paperLohChengSun.html>



1900s時期檳榔嶼廣福宮

18世紀和19世紀初，落足南洋各處香火廟的僧人是可敬的。以祈福度亡為先輩們在異鄉討生活的精神依歸。他們的默默奉獻在大馬佛教發展史上也譜下了以香資渡眾生的歷史一頁。



18世紀和19世紀初新加坡僧人主持殯儀佛事



1952年檳城佛教界諸山長老出席日落洞白衣堂開光典禮時合影

照片提供：香山寺

馬來西亞佛教大德篇

目錄01【馬來西亞佛教大德篇】 編註：以下法師排名不分先後。

十九世紀廣福宮的宗教活動.....	p.68	廣稀法師.....	p.141
妙蓮和尚.....	p.70	勝進法師.....	p.142
第一座華人大廟.....	p.75	演本法師.....	p.143
得如法師.....	p.78	華山法師.....	p.148
本忠和尚.....	p.79	法舫法師.....	p.150
覺力禪師.....	p.80	洪福寺誌(檳城).....	p.154
本圓法師.....	p.81	慈航法師.....	p.156
善慧法師.....	p.81	本道法師.....	p.158
善慶法師.....	p.83	智通法師.....	p.161
南洋雪州古毛嶽山觀音閣碑記.....	p.85	靜山法師.....	p.162
虛雲老和尚.....	p.87	遠明法師.....	p.163
虛雲老和尚與馬來西亞的因緣.....	p.88	明德法師.....	p.165
圓瑛法師.....	p.92	丹守法師.....	p.166
大師在星馬.....	p.99	揚宗法師.....	p.167
明暘法師.....	p.104	清源法師.....	p.168
志崑和尚.....	p.107	賢輝法師.....	p.169
達本老和尚.....	p.108	妙榮法師.....	p.170
喜參和尚.....	p.108	清亮法師.....	p.171
微妙法師.....	p.108	達真和尚.....	p.171
會泉法師.....	p.109	清涼和尚.....	p.171
會機法師.....	p.110	擴建威鎮宮觀音寺碑記(吉隆坡).....	p.172
道階老和尚.....	p.112	觀音閣碑記(檳城).....	p.174
太虛法師.....	p.117	慧宗法師.....	p.176
玄妙法師.....	p.118	玄宗法師.....	p.177
青雲亭(馬六甲).....	p.119	藏心法師.....	p.178
香林法師.....	p.120	一心法師.....	p.178
明妙法師.....	p.121	祥空法師.....	p.179
金星法師.....	p.123	寄東法師.....	p.181
金明法師.....	p.126	華智法師.....	p.182
定光法師.....	p.129	慧僧法師.....	p.184
真經法師.....	p.129	遠參法師.....	p.185
微嘉和尚.....	p.130	融熙法師.....	p.187
觀音閣擴建碑記(吉隆坡).....	p.131	竺摩法師.....	p.189
忠心法師.....	p.132	白聖法師.....	p.195
賢崇法師.....	p.132	隆華法師.....	p.197
性海法師.....	p.132	伯圓法師.....	p.200
妙清法師.....	p.132	明智法師.....	p.202
清心法師.....	p.134	廣馨法師.....	p.203
宗鑑法師.....	p.138	理勝法師.....	p.203
寶松法師.....	p.140	性實法師.....	p.204

目錄02【馬來西亞佛教大德篇】 編註：以下法師排名不分先後。

自寶法師.....	p.204	雲開法師.....	p.235
鏡鑫法師.....	p.205	如印法師.....	p.235
龍輝法師.....	p.207	智修法師.....	p.235
海源法師.....	p.209	如理法師.....	p.236
香嚴寺碑記(檳城).....	p.210	宗繞法師.....	p.236
會航法師.....	p.211	喜禪法師.....	p.237
修靜法師.....	p.212	龍洸法師.....	p.238
如儉法師.....	p.213	心昊法師.....	p.238
正徹法師.....	p.215	性悟法師.....	p.239
普陀精舍.....	p.216	宗乘法師.....	p.239
重修天公壇碑(檳城).....	p.217	定發法師.....	p.239
廣通法師.....	p.218	廣哲法師.....	p.239
夢觀法師.....	p.219	普照法師.....	p.239
昌蓮法師.....	p.219	雲明法師.....	p.239
意通法師.....	p.219	能心法師.....	p.239
仲興法師.....	p.219	廣如法師.....	p.239
達明法師.....	p.220	能空法師.....	p.239
盛雲法師.....	p.220	妙義法師.....	p.240
古華法師.....	p.221	福齋法師.....	p.240
盛凱老和尚.....	p.222	澤信法師.....	p.240
和豐法師.....	p.224	弘悟法師.....	p.242
清風法師.....	p.225	妙志法師.....	p.242
常悟法師.....	p.226	淨定法師.....	p.242
如賢法師.....	p.226	賢理法師.....	p.242
本圓法師.....	p.226	通光法師.....	p.242
正鏡法師.....	p.227	應空法師.....	p.243
化光法師.....	p.228	如悟法師.....	p.244
真光法師.....	p.229	妙祥法師.....	p.245
惠蘊法師.....	p.230	通文法師.....	p.246
現宗法師.....	p.231	慈宗法師.....	p.247
定在法師.....	p.232	巴生觀音亭與轉物法場.....	p.248
定心法師.....	p.232	覺添法師.....	p.249
會心法師.....	p.233	廣餘法師.....	p.250
海峰法師.....	p.233	真果法師.....	p.252
永神法師.....	p.233	廣聞法師.....	p.253
通泉法師.....	p.234	覺斌法師.....	p.254
春耕法師.....	p.234	達能法師.....	p.255
雲海法師.....	p.234	寂晃法師.....	p.257
清山法師.....	p.235		



十九世紀廣福宮的宗教活動

廣福宮的興建，和建造於康熙十二年（1673年）的麻六甲青雲亭或有一定的淵源關係。青雲亭為甲華的精神紐帶，也是大馬奉祀觀音菩薩的第一個道場。1795年後，荷領麻六甲暫歸英國東印度公司託管。麻六甲的華裔商賈、本土的船商和旅居的勞工開始適度的湧入檳島，與各族人民共創天下。基於對傳統文化的認同和經濟上的需要，以及崇德報功的宗教實踐，檳甲二地的閩粵華族先驅者於嘉慶五年（1800年）通過集體力量，共同建立了廣福宮。主祀漳泉人士頌贊為觀音佛祖的觀世音菩薩，並且以俗稱媽祖的天上聖母為配祀。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廣福宮聘有住持和尚一位，和屬下僧人共同管理香火，並且為人延生祈福，禮懺度亡。由於他們之中一些人的行為不當，不能守志奉道，而受到公眾人士的非議。殖民地政府因而在1887年委任二十名商紳，包括胡泰興，許武安，邱天德，許森美和謝德順等為值年董事，全權負責廟務，以及甄選適當的人選擔任住持和尚。這一批新董事，最終禮聘了由福州鼓山湧泉寺來檳化緣籌建法堂的妙蓮和尚，及其隨從本忠和得如二人駐錫廟內，為廣福宮塑造新形象。1891年，妙蓮和尚在亞依淡鶴山下另創新觀音寺，為後來完成於1904年的極樂寺奠下南洋中國佛教叢林寺院的第一塊基石。

廣福宮在1900年曾主辦觀音巡境慶典，過後即已議定以十二年為期舉行，禳災祈安。1911年6月恰逢英皇喬治五世登基，迎神賽會再次舉行。觀音佛祖，天上聖母，神農聖帝，保生大帝和關聖帝君各由平章公館董事標得會首，自辦香案，恭迎神駕。參與遊行的有50個單位，好不熱鬧。歐戰結束後，和平條約於1919年正式簽署，殖民地政府動議大事慶祝。同一期間，感冒，天花和鼠疫橫行，平章同人積極籌備消災納福，而於11月期間，即農曆九月十九日觀音出家紀念日第三度舉行諸神出遊之賽會，總共有42單位參與其盛。1928年7月，平章會館動員十一名董事與地方領袖，協助廣福宮籌備第四度的觀音佛祖遊行盛會，強調參與遊行之隊伍以燈彩為主。遊行慶典於10月末舉行，隊陣雖然遠遜從前，其鑼鼓喧天，大旗飄揚，以求祈福迎祥，保家安宅之盛況，則一如往昔。

由於廣福宮主屬香火廟，早年並無講經弘法活動記錄。不過，在妙蓮和尚主持後的1900年代，期間常有大陸蒞檳的大德法師借廟內講經；先後在廣福宮弘法講經的法師有虛雲、道階、會泉、太虛法師等人。1923年2月圓瑛法師在此主講過【過去現在因果經】，這一次的盛舉轟動一時，促成英屬檳城普益講經會的成立，由極樂寺住持僧本忠，廣福宮住持僧廣通，戴培基及謝自友等發起，並負責其活動。但宮內的弘化活動後來在極樂寺建成後，逐步被隨後在檳榔嶼建立的其他佛教道場所取代；1959年馬來亞佛教會成立初期為加強弘法工作，曾禮請台灣默如法師來馬弘法，在廣福宮講【金光明經流水長者子品】。1950年代後，廣福宮實行信理制負責宮內事務，承包的法師只負責管理香火，而又恢復了其主屬香火廟的色彩。

編註：本文主要資料參考【檳榔嶼廣福宮史話】陳劍虹：
檳榔嶼廣福宮慶祝建廟188周年觀音菩薩出遊紀念特刊。



1900年代廣福宮的觀音巡境慶典

虛雲題妙蓮和尚讚

稽首師翁。七坐道場。檳嶼鶴山。八閩資糧。德感人天。聞者心降。法門龍象。
名動帝皇。賜藏中外。思及遐方。法身遍在百草頭。白塔堂上一爐香。*

【虛雲和尚法彙】

妙蓮和尚（西元1824 - 1907年）



中國佛教隨著華僑移民傳入星馬，是十八世紀中葉的事。而其中最早到星馬弘化的，是十九世紀末葉，福州鼓山湧泉寺的妙蓮和尚。

妙蓮和尚，號雲池，字妙蓮，福建省歸化縣人，俗姓馮，出生於一八二四年（清季道光四年）歲次甲申的七月十二日。父諱書泰，是一位飽學秀才，清季咸同年間，投入福州怡山長慶寺出家，曾經為怡山請得《龍藏》一部，為怡山鎮寺之寶。妙蓮的母親楊氏，持齋禮佛，曾受菩薩戒。丈夫出家時，她在家門口放

爆竹歡送，四鄰為之駭然。

妙師年輕時，曾經營商業，奉母至孝。二十歲時，到怡山省父，父親勸他及時出家，了脫生死。對他說：「你的時間到了，緣在石鼓，不要錯過機會。」妙蓮乃結束生意，於道光二十四年，二十一歲時，投福州鼓山湧泉寺，禮(奇)量公老和尚剃度出家，同年依懷(忠)公老和尚受具戒。量公、懷公二老，當時都是福建的名德尊宿。圓戒之後，留在寺中任事。

湧泉寺為閩南名剎，是福州五大叢林之一，宗奉曹洞。自唐代建中年間，靈嶠祖師開山，千餘年來，寺宇幾經興廢，而法脈相傳，香火不斷。宋真宗景德年間，知州謝泌有詩曰：「湖田播種重收穀，道路行人半是僧，城裡三山千簇寺，夜間七塔萬枝燈。」由此可見當時湧泉寺的盛況。不過妙師在湧泉寺時，殿宇陳舊，年久失修，道糧亦感不繼，是湧泉寺比較沒落的時期。尤其是大殿頹傾，急需修繕，妙蓮不避艱苦，出外募化，修葺殿宇。在寺多年，後來升任監院。

清咸豐四年甲寅（一八五四年），量公老和尚退隱，妙師奉量公命繼任住持，是為曹洞宗四十五世。妙師有中興湧泉之志，而閩南素稱僑鄉，當地殷商巨富，多僑居南洋群島，或移民台灣落戶，他有意到海外募化，蹉跎未能成行。

咸豐八年，有一個來自湖南的十九歲青年投止湧泉寺，禮常開和尚為師，剃度出家。翌年，青年滿二十，在妙師座下圓受具戒，他就是後來的禪門宗匠虛雲老和尚。《虛雲和尚年譜》記載曰：

咸豐八年戊午，十九歲。予決志離俗，從弟富國同此志，暗探福州鼓山路程，作皮袋歌一章，留別田譚二氏，與富國同逃至福州鼓山湧泉寺，禮常開老人，為披剃。咸豐九年己未，二十歲。予依鼓山妙蓮和尚，圓受具戒，名古巖，又名演徹，字德清。

按：虛雲和尚於曹洞宗是四十七世，妙公和尚為四十五世，故虛雲於妙公為其法孫。虛雲圓具後，在山洞中禮懺三年，同治元年，妙蓮和尚派執事僧到山洞中通知虛雲說：「汝恆心苦行可嘉，但修慧還須修福，汝可回山任職，為眾作務。」這樣虛雲回到鼓山，擔任水頭、園頭、行堂、典座等職。

光緒初年，妙公和尚年逾五十，他開始出外募化，曾到過台灣，多次到南洋群島，募得巨款，回到福州，重修湧泉寺，闔山各殿堂寮為之一新。繼而興建寺中法堂迴龍閣，重修岩洞茅棚，及城中白石塔。又在河道路建下院，置田供眾。並協助鼓山監院達本、覺空、古月等，重興了雪峰、崇福、林陽等寺，還在漳州創建了南山寺。光緒二十八年，妙公在檳榔嶼興建極樂寺，湧泉寺住持交由監院古月繼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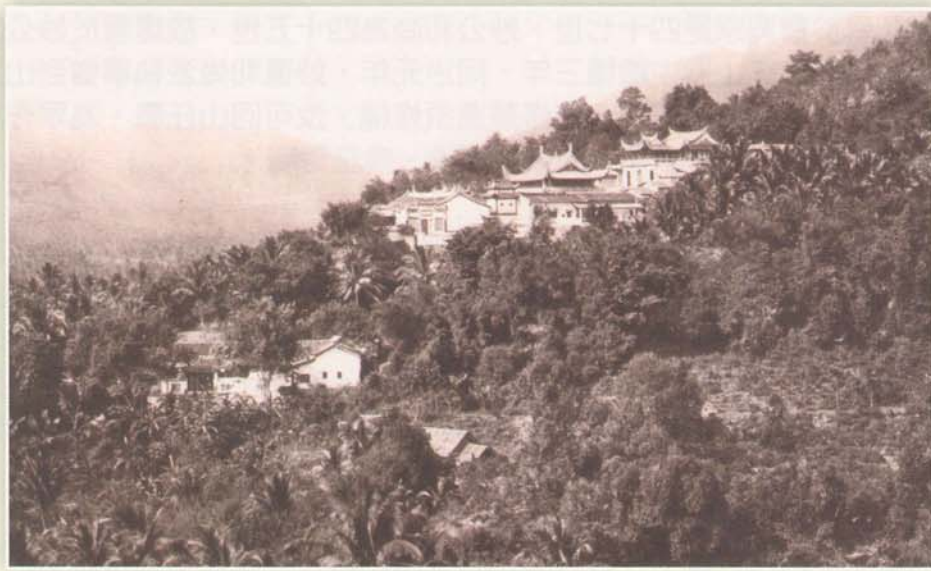
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年），妙公募化到了檳榔嶼，他是最早到檳城弘法的閩南僧侶，所至之處，備受僑紳善信敬仰。地方人士請求他留在檳城，住持廣福宮。廣福宮是早年華僑所建的民俗香火廟，妙公以其地處鬧市，不便靜修，想另外找幽靜的地方以避囂塵，找到「阿意淡」地方，有閩僑楊秀苗的別墅，佔山地九英畝，妙公在僑紳張弼士等的護持下，買下寺，就是檳城第一名刹極樂寺。



1930s廣福宮

當初護持妙公建極樂寺的護法居士，以僑領張弼士、張煜南、謝榮光、鄭嗣文、戴欣然五人最為熱心，其中尤以張弼士捐施最多。張弼士不但自己捐錢，並為建寺四方募化，走遍東南亞，遠及英國、荷蘭，到過上百城市，為極樂寺募得鉅額的錢財，完成極樂寺建築。寺僧尊敬這位大護法，稱他為張大總理。

極樂寺於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年）開始興建，歷時十四年，直到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才全部竣工。極樂寺位於檳城風景區，有天然風景之勝、山水之奇，更有人工點綴之工。落成後的寺院，有天王殿、大雄寶殿、藏經樓、東西客堂、放生池，以及各種殿堂寮房數百間。寺碑上說：「松檻桂廡，上出重霄，碧閣丹梯，下臨無地，芝草千叢，香花萬簇，遊憩其間，頓覺瓊樓玉宇，尚在人間。」可見其規模。



極樂寺於光緒十七年（1891年）開始興建，歷時十四年，直到光緒三十年（1904年）才全寺竣工。（萬佛寶塔則是在1915年才募建的，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而停建，和平後復工直到1927年完工，到1930年的冬季才開光。）

光緒三十年，妙公年已八十一歲，他萬里跋涉，赴北京請《龍藏》。請《龍藏》在當時是一件十分隆重的大事，要由請藏人員文申請，王公大臣聯名發起，僧錄司具奏，得到皇帝批准，才予以頒發。例如光緒三十二年，虛雲和尚到北京請藏經，光緒皇帝頒上諭，原文是：

雲南雞足山鉢盂峰迎祥寺，加贈名護國祝聖禪寺，欽賜龍藏，鑾駕全副。欽命方丈，御賜紫衣鉢具，欽賜玉印，錫杖如意。

妙公和尚晉京，一次請得兩部《龍藏》，迎回後，一部供在漳州南山寺，一部供在檳城極樂寺。光緒皇帝御賜「大雄寶殿」匾額一方，慈禧皇太后也頒賜「海天佛國」匾額一方。這兩方匾額，迄今仍掛在極樂寺內，清代制度，頒賜《龍藏》，一定有法衣玉印，錫杖如意，全副鑾駕，奉旨還山的賞錫。妙公和尚一次請到兩部《龍藏》，實在是一項殊榮。

極樂寺興建期間，妙公的弟子本忠和尚奉召到檳城協助。本師內督工程，外募四方，出了很大的力。繼本忠之後到檳城住在極樂寺的，有首座覺空，執事善欽、寶月等。妙公請得藏經回到檳城，駐錫極樂寺弘化。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老人欲返閩修龜山寺院，聞知他的法孫虛雲到了仰光，將來檳城。老人乃延置行程，在檳城相候。虛雲自同治末年，離鼓山參訪四方，與老人數十年不通音問，是以老人急欲見他一面。是年夏季，虛雲自仰光乘船赴檳城，途中一度遇險，及到達，先到廣福宮，與覺空首座見面，接著妙公老人也趕到廣福宮。《虛雲和尚年譜》中，記載他與老人見面的經過：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六十六歲。．．．妙老和尚趕至，曰：「天天望你消息，怕你遭險，我欲回閩修龜山，聽說你來，故在此候。」予曰：「弟子罪過。」敘述一番經歷，老人及大眾驚喜，合掌念佛。同回極樂寺，老人令服藥，予曰：「既已到家，妄念頓歇，將息數日便好了。」後老人見予每靜坐數日，誡曰：「南洋天氣炎熱，與內地不同，久坐恐戕色身。」予不覺也。老人曰：「你在此講一部法華經結結緣，我即回國，你俟經畢，勿先回轉，來鼓山一轉，我有事與汝說也。」送老人上船後，開講，皈依者數百人。

妙公老人離檳之前，集眾告退，特薦本忠和尚繼任住持，並告僧眾曰：南洋佛法，必將大興，惟非戒行堅定，能忍能行者，未足與其事。若緣深得眾，吾且不如忠師，願為法門，勉從其難。

妙老回到鼓山湧泉寺，為重修龜山的事又忙碌了年餘，工程已畢，到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歲次丁未正月，化緣已畢，於正月十二日結跏趺坐，對侍者說：「寄語監院，護持常住，時間已至，吾行矣。」合掌向西念佛數聲，瞑目宴寂。世壽八十四歲，僧臘、戒臘各六十三夏。《虛雲和尚年譜》記載著老人示寂及荼毗的經過：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六十八歲。

春正月．．．方抵廈門，忽接鼓山來電，妙蓮老和尚於正月在龜山圓寂。是時廈門諸山長老僧眾到鼓山參加老人荼毗禮，靈塔移鼓山下院，籌善後事。予兼程赴鼓山，建塔傳冥戒等事日夜忙碌，至四月十日進塔。．．．其靈骨以一半入塔，一半運南洋極樂寺供養。



GENERAL VIEW OF SECOND SECTION, AYER ITAM TEMPLE, PENANG

圖寺堂林法慈寺城檳

1930-40s檳城極樂寺



第一座華人大廟

2006-6-14 光華日報 撰文：黃堯

走來“本無聲而有聲：鐘聲，磬聲，梵聲，聲聲夢覺。且有色而無色：山色，水色，月色，色色皆空。”

這是檳榔嶼極樂寺正殿中的聯語，不但禪意妙，並且文氣高，尤能寫出極樂寺的景色；寺宇騎坐在鶴山，確有說不盡的山色，廟殿臨築于黑水，實有寫不盡的水色；如你半夜晴空，登塔仰望，更有看不盡的月色；禪語一轉，眼中明明看到的各色，因為心中透悟，自然覺得都成無色，頓叫你會豁然明白色色皆空；當你訪極樂寺時，有沒有領略到這個境界？

麻六甲的青雲亭，可說是馬來亞第一座華人的寺宇，因為建廟最早；而檳榔嶼的極樂寺是馬來亞第一座大的佛寺，因為廟地最廣。

極樂寺的原地在亞依淡（Ayer Itam），本是巫語的“黑水”，而寺在山腰，兩邊的山勢，很像白鶴張開雙翅，正欲起飛的樣子，才稱之謂“鶴山”，原是楊苗秀的別墅。

因為1888年，福州鼓山寺的妙蓮法師，托鉢到了檳城，這時，有邱天德、胡泰興、林花簪、周興揚等幾位居士，就請妙蓮主持廣福宮；因廣福宮在鬧市，他就想找一個幽靜的地方，可以避塵休息；居然找到了亞依淡楊苗秀的別墅，他把這個廣有九畝的地方買了下來，就再請得如與本忠兩和尚來，幫助他一同募化，就造起廟屋來了。

到1891年的清代光緒十七年，先在山麓造成了一座供奉觀音的大士殿；當時進香的華人，都叫這個新建的極樂寺為“新觀音”，因為廣福宮原供大士的，就成“舊觀音”；殿的規模不太宏大，中供觀音和十八尊阿羅漢，外面的白雲堂是招待客人的，右面是和尚的住所；而殿的左楹原有一股山泉的伏流，日日不斷的流著，和尚的科學頭腦也不錯，就用流水的推動力，放上木制的機器，使它能自己打鐘，當時的電流還未廣泛地供應，這個新的廟宇，竟能使鐘的聲音不停地打響，確是一件很新鮮的事，當時的華人反不叫它為極樂寺，而叫它謂“龍撞鐘新觀音”。

廟宇初建成時，有一個和尚從印度來，帶了一株一尺高的菩提樹，是從印度金剛座聖跡下得來的，這個和尚親將菩提樹種於大士殿門外的石磴邊，差不多經過20多年，到1911的民國初年時已經長得很高，有數人合抱之大了，再過了20多年，到1935的民國24年間，被風吹倒，卻能夠不偏不倚地沒有損傷到寺宇的一瓦一葉，華人都以此樹為有靈。

大士殿在1914年的民國3年間，重新修建，佛龕作普陀岩式，將十八尊漢分供在岩中，而“龍撞鐘”的機器也已取了出來；但山泉的伏流仍竄下流著的，外面作成龍頭，山泉水就不停在流出，香客們很喜歡取去作飲料，據說還有治病的功效。

大士殿建成後的5年，該是1896間，張弼士、張煜南、謝榮光、鄭嗣文、戴欣然5位就發起擴造廟宇，分別向南洋各地去募化，一步步地建成了藏經樓、東西客堂、放生池和花塢等，一共花了15年工夫，才成了馬來亞第一大廟宇的規模。

並在寺中立一石碑，碑文是韋實慈撰的，時在1907年3月，正是清代光緒的陰曆二月間。

碑文曰：“檳榔嶼之西南有白鶴山焉，吐瀑含雲，憑宵列嶂，而維多維勝皆以極樂寺而興，昔以士俗狃獠，心靈隱茂，隸英而後，華僑日眾，士品斯尊；然而覺道未著，慧目仍昏，火宅眾生，晨涼莫冀也。光緒十五年己醜春，閩省鼓山寺方丈妙蓮禪師等，始應僑紳請，杖履來遊，環道至止，廟居廣福，山愛嵯峨以此密峰延袤，左右拱扶，龍象迴旋，寶林仿佛，因謀諸得如、善慶、本忠三禪師，共出衣鉢之餘，購建清淨之刹，歲辛卯成大士殿於山麓，借極樂以顏寺，狀白鶴以名，八正之門始開，五淨之雲初撥，而春秋佳日，已士女如雲，香火留緣，勝因廣植，惟時僧眾仍藉松作蔭，踞樹談經也。”把極樂寺建廟的經過說得很清楚。

接著又寫：“乙未季春，則有僑紳張君振勳、張君煜南等六人，同發慈心，願吊勝業，遂復山開功德，金布給孤，諸禪師乃尊為大總理，以倡建築功，於是募緣購材，它徒揆日，披蒙取局，幽鍵斯開，築礎移隈，隨高就下，工以心競，他以人興；”那些漫長的石級，是名作家溫梓川的父親承建的。

“是歲而天王殿成，越二年大雄殿之工亦竣，三寶法相，菩薩金身，次第莊嚴，後先顯現，既而松楹枯廡，上出重霄，碧閣丹梯，下臨無池，又引泉瀆沼，佈景因崖，九衢之草千叢，四照之花萬簇，近挹而欄檻錯彩，水石同清，遠眺則帆滯天根，江浮樹杪，曉鐘梵韻，先來溪畔人家，碧瓦斜陽，共指林間佛刹。”極樂寺建成後的風光，描寫得也夠出色。

最後一段雲：“嗟乎，同斯地也，此日影彰金粟，境耀銀宮，昔則綠樹元藤，蒙邱蔽壑，譬如凡士，頓除妄以存真，又似默喻慧人，當超塵而入覺，所謂色空成於片念，染淨本乎一心者非耶？然則禪師等以無言密諱，為眾生說法久矣，惟是教律雖來，船若未備，當機在障，智海宜通，而妙蓮禪師方且為道銜勞，利他是式。甲辰之夏，北觀神京，恭求妙典，詔賜修多羅一藏及袈裟錫杖諸法物，奉旨南旋，遂以乙巳秋，廣開法會，演講金文，日九連霄，三車並駕，表揚帝德，大拯沉黎，普利人天，宏宣誓願，三十七品同濟愛河，九有四生成登寶岸，自是僑島氓士，樂趣真宗，異國王公，喜登勝地，是無遮之佛會，是平等之公園。嗚呼，紫府仙都，尚為

幻相，恒沙佛國，總在心源，若空有而雲離，則纖塵不立，知物我之非二，則萬象齊含，苟具如是慧觀，眾生皆列極樂。”最後有說法的口氣，亦點出了寺名“極樂”之所以。

末為：“大總理張振勳、張煜南、謝榮光、鄭嗣文、張鴻南、戴南榮，大董事顏五美、鬍子春、黃務美等吉立。”當時全部建築費用去17萬9600余元，計張勳出3萬5000元，張煜南出1萬元，張鴻南出7000元，謝榮光出7000元，另有兩位出5000至6000元的；出5000以下及1000以上的，有65位，其中戴南榮、鬍子春、吳世榮都有出，爪哇的黃仲涵也出了2000元。

至於馬來亞第一座浮屠，即極樂寺左邊的“彌陀佛塔”，是1915年開始建造，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而停工，和平後又動工，一直到1927年的民國十六年完工，到1930年的冬季開光；這座浮屠，象徵了東南亞佛教的聯合，因全座塔可分上中下三層，上層是緬甸式，與仰光所見的塔型相似；中層作暹羅式，與曼谷所見的塔型相似；而下層則作中國式的。

所以，粗看起來這個塔的造型有些特別，誰知：這卻是東南亞佛教文化一種集合藝術的象徵。

極樂寺高僧第一代為妙蓮法師，第二代為本忠法師，第三代為圓瑛法師，第四代為志崑法師。傳揚佛學的工作，主要的莫如弘法，圓瑛曾在1922年及1926年來過這裡講經兩次，1938年的春天，被推為極樂寺的法席。

在妙蓮之後、圓瑛之前，最難得的是虛雲法師在1905年，從仰光的水路，搭船到過檳城，也住過極樂寺，開講過法華經好幾個月，麻六甲方面也接他去青雲亭講藥師經，又到吉隆坡靈山寺講楞伽經，那次，聽過他講經而信佛教者有一萬多人。

至於極樂寺碑文中說到的善慶，卻是佛門中的企業家，他除了募化和督造極樂寺有功外，他曾在1915年間，在極樂寺的後山，大量植樹，並把泰王送給虛雲法師的數千畝在暹羅的荒地領了下來，並集了資本30萬餘元，組織了一個公司，名曰：“佛教公司”，親自督工開墾，準備以利金來興辦醫院、學校、育嬰堂等，想以行動來弘法，可惜歐戰發生，反而虧了大本，全成畫餅，他自身也在1921年圓寂。世事本來是“色色皆空”，怎不早悟到“聲聲夢覺”呢？

編按：本文乃摘錄文章，原作者所依據資料如有失誤。編者不作任何修正。



1870-1871年間福州鼓山湧泉禪寺方丈妙蓮與首座和尚們留影
照片來源：John Thomson 1872年出版的《福州和閩江》（Foochow and the River Min）

得如法師（西元 1855 - 1902年）



得如號碧巖、度名耀湧。原籍江西贛州府甯都縣，俗姓陳。1876年依福建南平縣無量寺定智禪師出家，1879年受具戒於復本和尚座下。曾參訪大陸名山大知識，後於鼓山遇妙蓮和尚，問答佛法心頗相契。1888年隨妙蓮與本忠南渡檳榔嶼，先駐錫廣福宮協助處理一切寺務。復又助妙蓮興建鶴山極樂禪寺。

極樂寺志有「蓋師於洞上宗旨頗有心得，而轉位就功之說，正合蓮公意」；可見得如實為妙蓮的授法之徒，惜其不壽，在光緒廿八年（1902）2月20日，因疾示寂於鶴山，世壽48歲。其靈骨火化後則運返鼓山附藏於奇量和尚塔中。